

大眾文藝雜誌如何創造時代，與封存時代

——以《推理》雜誌為例*

金儒農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摘要

在台灣的專業大眾文藝雜誌中，《推理》以其凡282期、23年半的出版期程有著獨特的存在，一方面作為倡導者，它努力地藉由自身的專業性撐出了一塊屬於推理小說的次場域，創造了一個時代；但另一方面，它也有意無意封存了時代的印記，顯示雜誌的出版總需要在內外部因素間互動出自身路線。本論文即企圖透過量化分析，借助數字與圖表的展現，爬梳編輯路線與雜誌定位，藉以討論大眾文藝雜誌的策略與讀者可能的反應。而從小說選刊路線、專業文章分析、其他文類分析這三個方向看來，也可以看出《推理》雜誌的專業性由於六二大限、雜誌社內部問題與政治焦慮等因素日趨退縮，無法滿足早已被教育成功的場域讀者，因此為其它出版社與媒體所取代，見證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關鍵詞：《推理》、林佛兒、文藝雜誌、推理小說、場域、六二大限

* 本論文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關於論文結構與論述層次的意見，並且補充了《推理》相關的歷史現場，使得本篇論文得以更為完整的面貌呈現，特此致謝。

The Creation and Sealing of an Era by Popular Literary Magazines:

A Study of *Mystery Magazine*

Chin Ju-Non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Among Taiwan's popular literary magazines, *Mystery Magazine* is a unique presence, having published a total of 282 issues over a period of 23 and a half years. On the one hand, as an advocate, it strove through its own expertise to promote a sub-field which could be classified as mystery fiction, leading to the creation of an era. On the other hand, whether intentionally or not, it also sealed the mark of the times, demonstrating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a magazine and its trajectory is determined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strategies of popular literary magazines and the potential reactions of readers through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using charts and numerical data, the combing of editing routes and an examination of magazines' orienta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 namely, the selection of fictional works, the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articles, and the analysis of other articles – it is clear that *Mystery Magazine's* professional image had been hindered due to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612 Expiration Day, internal problems of the magazine publisher, and political anxiety. Thus, it no longer satisfied its more-educated readers in the field and was eventually replaced by other publishers and forms of media, attesting to the end of an era.

Keywords: *Mystery Magazine*, Lin Fo-Er, Literary Magazine, Mystery Fiction, Field, 612 Expiration Day

大眾文藝雜誌如何創造時代，與封存時代

——以《推理》雜誌為例

一、前言

網路誕生之前，文藝雜誌大概可以說是文學場域中最重要中介媒體，一方面由於雜誌的運作較為靈活，能透過專題策畫與各種企畫的參與來增加多元性，相較於書籍出版的籌備期較長，雜誌反應當下議題的速度顯然較為快速；另一方面則因為雜誌的厚度與資訊承載量均比報紙副刊為之豐厚，不受篇幅或題材、體裁的限制，由此觀之，文藝雜誌的研究實為文學研究領域相當重要的一環。但過往的文藝雜誌研究多以「純文學雜誌」為主，甚少針對大眾文藝雜誌進行個案的研究，誠如應鳳凰所言：

訴諸市場與消費大眾的文藝刊物，為了迎合讀者口味，刊登作品常兼顧普及性或通俗性。編輯對外徵求稿件時，以擴大訂戶及收益為首要目標。此類作品對讀者大眾有吸引力，對文藝人口的普及、文藝教育的推廣有一定貢獻，卻也無法避免商業傾向，受制於市場機制及通俗品味。¹

換言之，大眾文藝雜誌不被學界重視或許就是在那所謂的「市場機制」與「通俗品味」，但如果直接將「大眾文藝雜誌」跟「具有大眾市場」畫上等號，恐怕還有商榷的餘地。

在此將大眾文藝雜誌區分為「綜合大眾文藝雜誌」與「專業大眾文藝雜誌」，前者如《創作》還有中後期的《皇冠》等，多以文學作品收錄為主，並不侷限於哪種文學類型（不管是文體或是類型），只要是符合「心中有讀者，

1 應鳳凰，〈散播萬紫千紅：從四個類型看臺灣文藝雜誌發展歷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5期（2007.09），頁50。

眼中有市場」的標準便可刊載，²這類雜誌在文學市場具備一定規模的時候，享有讀者群廣大、資源豐厚的優勢，得以遵循市場邏輯進行經營；但專業大眾文藝雜誌往往還會限制所謂的作品類型，如《幻象》的科幻小說、《小說族》的言情小說、《偵探世界》或《推理》的推理小說，這種文藝雜誌，與綜合大眾文藝雜誌的全讀者取向不同，有專屬的閱讀群眾。在專業大眾文藝雜誌中，除了《小說族》是希代出版社當年推出六位大學女作家（吳淡如、楊明、彭樹君、詹玫君、陳稼莉、林黛嫻）的書一炮而紅，因此開創的文學雜誌，因此有著相當的群眾支持基礎外，³其他如《幻象》與《推理》則是在看不到「閱讀人口」的狀態下創刊的，而這跟前面所提到的「大眾文藝雜誌」的特色似乎有著不小的差距。

這主要是因為，「大眾文學」很多時候是分眾而來的結果，而且並非是將大眾與菁英分開，而是大眾文學本身就會趨向於類型（genre）的發展。放眼台灣大眾文學的演進，我們更可以看到大量自國外輸入的痕跡，往往是某個類型文學在西方或中國生成後，再傳入台灣，刺激台灣產生本土的該類型文學。⁴因此這種專業大眾文藝雜誌還有一重特色，也就是身兼推廣者與傳播者二職，這讓它們的發展方向有編輯（推廣者）的強力介入，⁵也在雜誌的發展過程中看見編輯者企圖將該類型文學「在地化」（localization）的痕跡，如今我們要追索這種痕跡，或許只能靠研究該雜誌的路線定位才得以明瞭。換句話說，專業大眾文藝雜誌要做的事情不只是服膺市場機制，他們更要創造一個屬於某個文類的時代，進而為大眾所接受。同時，我們也會看到大眾文藝雜誌遇到的各種外部侷限，進而導致自身的路線需要做出修正或轉變。

本論文便在這種背景之下，以《推理》雜誌為觀察對象，爬梳其編輯路線與雜誌定位，藉以討論大眾文藝雜誌的策略與讀者可能的反應。之所以選擇《推理》為研究對象，除了因為它兼具介紹國外推理小說與發掘本土推理作者

2 葉雅玲，〈流行之星——70、80年代《皇冠》相關文學現象〉，文訊雜誌社編，《2007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台北：文訊雜誌社，2008.03），頁347-348。

3 林黛嫻，《林黛嫻短篇小說選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11），頁6-9。

4 陳國偉，《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1），頁22-23。

5 關於《幻象》雜誌的推廣性格，詳參傅吉毅，〈台灣科幻小說的文化考察（1968-2001）〉（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73-83。

的功能與使命外，更由於它於1984年11月創刊，2008年4月休刊，總共282期，跨越長達23年半，不但完整的封存了一個時代，更有意無意地記錄了這個時代歷程的外部性，這是僅有八期約延續兩年餘的《幻象》所無法提供的歷時性資料。另外，在雜誌路線分析上，本論文試圖運用量化分析，透過數字與圖表的展現，更客觀且全面的對《推理》的編輯方針進行剖析。

二、《推理》的誕生及其編者

推理小說⁶做為通俗文學，早在1902年就有人指出推理小說本身所具有的現代性（modernity），文壇名人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於《被告》（*The Defendant*）中的〈為偵探小說辯護〉（*A Defense of Detective Stories*）一文中，有著前瞻性的觀察：

偵探小說第一個最主要的價值，就在於它是大眾文學中最早、也是唯一能傳達現代生活中某些詩意感受的文學形式。人類居於崇山深林中千年萬載，才發現山林的詩意；……將來我們的後裔將煙囪比為山峰般華麗壯闊，將路燈喻為樹木般古意盎然，以如此體悟將大城市視為狂野、醒目之物。……城市的渾沌狀態是由有意識的力量所組成……街道的每一石、牆垛的每一磚，則正是刻意安排的符碼。⁷

這種對於城市的精細觀察，竟然能呼應到後世的都市文學發展，不得不感嘆卻斯特頓的未卜先知。在這種挾帶現代性莫之能禦的狀態下，推理小說在諸如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這些所謂「現代國家」中，都有著一定的發展。相較於此，台灣儘管在經濟或是文化發展上都以這些國家為榜樣，但推理小

6 推理小說在日治時期傳進台灣的時候，台灣跟隨日本說法，稱之為偵探小說（探偵小說），後由於1946年日本文字改革發佈當用漢字表，於表外的「偵」這個漢字不得使用，故開始有人採用木木高太郎提倡的推理小說作為替代，因而產生了偵探小說與推理小說兩種名詞。這兩個名詞的具體區別礙於篇幅無法在此處述及，故概以推理小說稱之。曲辰，〈捉風的人——推理小說與偵探小說〉，獨步文化部落格「曲辰專欄」，2007.03.16（來源：<http://apexpress.blog66.fc2.com/blog-entry-138.html>，檢索日期：2011.09.29）。

7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G. K. 卻斯特頓)，景翔譯，〈為偵探小說辯護〉，《布朗神父的智慧》（台北：小知堂文化事業公司，2004.01），頁6-7。

說卻似乎並未在台灣有著類似的可見度。這或許跟英國推理評論家海克拉夫的觀察有關，他認為「推理小說的興旺程度絕對與一個國家的民主與法制化成正比」，⁸而台灣儘管在日治時期有發展出自身的推理小說意識，但卻在1945年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之下產生了近三十年的斷層，直到70年代中期為止。⁹因為如此，台灣的推理小說必須要有人「有意識」的推廣，才有可能形成所謂風潮、趨勢，就廣義的範圍來說，這邊所謂的「有推廣意識的人」當然是當時所有熱愛推理小說的讀者，但就狹義的，也是本論文欲聚焦討論的，就是《推理》發行人、同時也是主編的林佛兒。

林佛兒早年以寫散文、詩、小說起家，為林白出版社的發行人。根據林佛兒的自述，他跟推理小說的相遇起源於日本推理名家松本清張的《零的焦點》，他說「我收到厚厚的十五萬字原稿，從早晨看到下午，中午也不吃飯了，其吸引人的程度，到了使我廢寢忘食的境地」，進而開始出版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森村誠一與其他推理小說名家的小说快一、兩百冊。¹⁰除了出書外，他還投身創作的行列，寫出了短篇如〈人猿之死〉、〈東澳之鷹〉，長篇如《島嶼謀殺案》、《美人捲珠簾》，¹¹《島嶼謀殺案》在《中國時報》美洲版連載時，當時的主編周寧甚至用「台灣推理第一人」來稱呼林佛兒。¹²出版、創作外，林佛兒也相當積極的在推廣推理小說（或者說出版跟創作就是他推廣推理小說的方法之一），但他發現台灣的推理小說之所以沒有辦法完善發展，其實是有其原因的：

8 Howard Haycraft, *Murder for Pleasure: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Detective Story*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ub., 1984), p. 317.

9 陳國偉，〈本土推理·百年孤寂——台灣推理小說發展概論〉，《文訊》269期（2008.03），頁55-56。

10 林佛兒，〈當代台灣推理小說之發展〉，林耀德、孟樊編，《流行天下：當代台灣通俗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01），頁307。

11 林佛兒的四篇推理著作首度發表與成書年代如下：〈人猿之死〉：1978年發表於《自立晚報》；〈東澳之鷹〉：1979年發表於《台灣時報》；《島嶼謀殺案》：1981年開始先後於《中國時報》美洲版、新加坡版、《聯合晚報》、《推理》連載，成書於1984年；《美人捲珠簾》：1985年10月開始於《推理》雜誌連載，成書於1987年出版。後此四篇集結成《美人捲珠簾》、《島嶼謀殺案》兩書，由印刻出版公司於2009年12月重新出版。

12 洪婉瑜，〈推理小說研究——兼論林佛兒推理小說〉（台南：台南縣政府文化局，2007.01），頁89。

台灣的推理小說之不能興起和普遍發展，……最重要還是因為惡性循環出來的幾個問題。一、作者不讀推理小說，便無能力創作推理小說。二、作者讀不到推理小說，便無從產生興趣。三、強勢的大眾媒體不熱中刊載推理小說，無從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¹³

所以為了創造一個「刊載推理小說的大眾媒體」，就算之前林白出版的那些推理小說均為「銷路平平」，¹⁴他仍然在1984年11月成立，並在創刊號中的發刊詞¹⁵說到：

「推理雜誌」以「頭腦的體操，思想的激盪」為標的，在這個時候創刊，除了提供一些益智、懸疑、緊張的推理小說，滿足諸位的娛樂外，希望對心理建設、社會秩序、奮發朝氣有所建樹和裨益。同時，期待透過這本「推理雜誌」，能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台灣產推理作家，迎頭趕上這股世界性的潮流，以及先進、工業化國家才養得起的推理作家群。弱小的這樣一本消遣、而且陳義不高的雜誌，將從十一月開始，每月與您見面，交談式握手，總是期待能得到您會心的一笑；總是想在每月的月初，四面八方湧來的讀者，爭讀「推理雜誌」，這是作為一個辛勤耕耘園丁的我，最大的盼望。¹⁶

從發刊詞中，可以發現林佛兒跟卻斯特頓一樣，將推理小說發展與國家現代化階段連結在一起，並且對雜誌本身的期待絕非「賣量」而已，他更希望透過雜誌的出版能夠培養出一批固定的推理讀者，以及創造出屬於台灣自己的推理作家。兩年後他也在一場由《文訊》雜誌社主辦的座談中，對這本雜誌提到了類似的期望：「目前推理雜誌一方面希望能賣得很好，變成大眾化的東西；一方

13 同註10，頁320。

14 同註10，頁307。

15 這邊雖用發刊詞稱呼，但實際上在第一期目錄上，這篇文章的標題叫「創刊的話——總是一份期待」，而在實際的文章刊頭，卻又名為「代發刊詞——總是一份期待」，在本論文參考資料的列舉上沿用目錄的版本。

16 林佛兒，〈創刊的話——總是一份期待〉，《推理》創刊號（1984.11），頁14。

面還有一個執著，那就是最起碼文學的水準應該把握住」，¹⁷ 在這兩段話中，不難看出林佛兒創立《推理》的宗旨與期待。

《推理》從定位、編務、發展方向，都看得出是林佛兒個人的心血結晶，好比創刊號時即已出現在書後版權頁的「編輯顧問」有向陽、周寧、吳錦發、陌上桑、倪匡、島崎博、陳恆嘉、景翔等人，除了島崎博（傳博）與景翔（陳見）日後有固定於雜誌上刊載專欄，或者像倪匡於雜誌前期有刊載小說、向陽在第20期（1986.06）有一篇〈推之，理之，定位之〉的雜論文章、吳錦發於第221期（2003.03）有篇政論文章〈為私而忍者，必殘酷無比〉外，¹⁸ 其餘編輯顧問均無任何出現在《推理》中的痕跡，與林佛兒的私交與人際網絡對比，恐怕這些編輯顧問基於友誼掛名的多，而真能「顧問」的少。一開始，林佛兒以發行人身分兼任主編，後於1988年10月舉家移民加拿大，美洲家務台灣社務兩頭燒而將權力下放，¹⁹ 根據雜誌版權頁顯示，到了第53期（1989.03），主編改由鄭秀媛出任，第55期（1989.05）則由呂秋惠接替。但若說林佛兒就此淡出編務與經營倒也不盡然，自第53期始，在版權頁上就多設立了一個「總編輯」職位由林佛兒擔任，直到第169期（1998.11）呂秋惠卸任，才又改回林佛兒總理社務，仍維持總編輯職位。主編一職直到第224期（2003.06）才又出現，²⁰ 由李英擔任直至結束。並且從「林佛兒推理小說獎」的舉行，到他偶爾發表在雜誌上的特稿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林佛兒的身影從未離開過《推理》。雖說文學雜誌的主編色彩本來就很濃重，但是由於以「翻譯小說」為大宗，其他文本相對不多的狀況下，主編個人的聲音就被突顯並強化了林佛兒本身的存在感，這也就是在討論這本雜誌時不可忽略的重點。

三、時代的身影：《推理》刊載內容分析

《推理》發行了23年半共282期，面對迢迢的時光，本論文試圖透過量化分析化繁為簡，整理出可以參考的數值，以客觀了解這本雜誌的內容變化與

17 方榕之，〈現階段文學雜誌的經營〉，《文訊》27期（1986.12），頁111。

18 這篇甚至與推理小說無關，而是《推理》後期大量轉載政治社論的結果。

19 此處參照林佛兒，〈林佛兒小傳〉，洪婉瑜著，《推理小說研究——兼論林佛兒推理小說》，頁299。

20 也是自224期起，過去《推理》習見的「主編記事」一欄目改名為「總編輯手記」。

歷時的特色。首先先將這282期的文章整理出詳盡的清單，次之予以分類並計算。在分類部分，大致可分為推理小說、推理相關文章、其他文類，並再針對其中的細部次分類予以分析討論，以下詳述類別內容與定義：

1. 推理小說：《推理》內出現的推理小說，可細分為「華文推理小說」、「日本推理小說」、「歐美推理小說」，這邊的推理小說定義基本上採取《推理》的說法，只要放小說上去就歸類為推理小說，在量化分析的部分不企圖去釐清、辨別其真偽。此外，為突顯持續閱讀《推理》而積累的長期印象，本論文以「篇數」為基礎單位，不論篇幅長短，從極短篇到中篇小說所占的數目皆為一篇，而《推理》偶爾會出現的長篇連載，則是連載分一期就計算為一篇。
2. 推理相關文章：這邊的分類比較雜，從推理訊息、推理雜文、介紹文，到推理小謎題、推理小說挑戰都在這個類別，但重點是以「推理小說與周邊」為核心概念的文章為主。
3. 其他文類：除去以上的文章外，作為點綴位置之用的篇章，卷首詩、名家非推理專欄、雜誌年度刊載文章總目、《推理》活動訊息，以及在後期《推理》占一定篇幅的政論文章。²¹

仔細計算《推理》的文章類別比例，有著如下圖的結構（圖1）：²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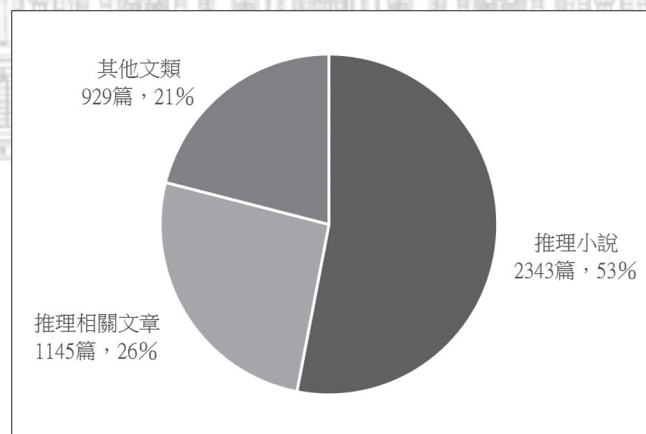


圖1 《推理》各類型文章比例

21 由於性質不同，故「主編記事／總編輯手記」與「讀者園地」的篇數並不算入這一類型計算。

22 本論文中所有統計數字，如無特別標明，皆為筆者親自清點計算，特此聲明。

以推理小說所佔比例超過一半（53%）而言，幾乎能斷言《推理》是個以小說刊載為主要內容與目標的雜誌，如是，我們就先從《推理》的小說刊載路線開始討論。

（一）推理小說

身為專業大眾文藝雜誌，《推理》跟一般文藝雜誌類似，只是文學作品限定在推理類型文學罷了，而推理小說是一種標準的「外來文類」，正如林佛兒說明《推理》創刊時台灣推理小說的處境，「台灣四百年來，本土的推理小說可說是一片空白」，²³而《推理》原本就有教育讀者與在台灣倡導推理小說的使命目的，因應這種空白，只好大量的輸入國外的推理小說，以充實雜誌內容，作為台灣讀者理解與學習的對象。²⁴

如果以推理小說史為標準，許多重要的國外推理作家，當初其實都有在雜誌上以短篇型態登場過，如美國相當有名的「短篇推理小說之王」愛德華·霍克（Edward D. Hoch），在臉譜出版社於2005年12月出版《鬼使神偷》之前，《推理》早在第13期（1985.11）刊載了他的小說，其他舉凡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桃樂絲·賽兒絲（Dorothy L. Sayers）、傑克·福翠爾（Jacques Futrelle）等如今在台灣都出版了系列作品的推理小說家，當初都有在《推理》上登台亮相。此外，甚至有些在文學史上相當有名、但台灣始終沒有推出中譯本，讀者只能去找到過去的《推理》方能略窺其風格，例如艾西莫夫（Issac Asimov）雖以科幻小說聞名於台灣，但他在推理史上留下名號的《黑蜘蛛俱樂部》（*Tales of the Black Widowers*, 1974）至今仍無中文單行本，台灣讀者想看只能在《推理》中尋覓（例如第86期〔1991.12〕刊載的〈呵！呵！呵！〉）。而日本作家的名單可能更為齊全，例如早期叱吒風雲的暢銷推理小說家赤川次郎、西村京太郎、山村美紗、夏樹靜子，中堅作家如島

23 林佛兒，〈當代台灣推理小說之發展〉，林耀德、孟樊編，《流行天下：當代台灣通俗文學論》，頁307。

24 當然這邊所謂的空白有待商榷，因為不用推到四百年，在日治時期台灣的推理小說就已經有發展出一定的閱讀群眾與創作規模了，只是林佛兒創刊當時相關史料並未被注意到，以致他產生誤解，詳可參見陳國偉，〈本土推理，百年孤寂——台灣推理小說發展概論〉，《文訊》269期。

田莊司、東野圭吾、宮部美幸²⁵、綾辻行人等人都在收文陣仗內，連在日本都算得上是專業讀者才會知道的戰前推理作家如大阪圭吉、小酒井不木的作品都曾經在《推理》上露過臉，陣容相當堅強。

如果以國別為區分，日本在選文比例上從一開始就呈現一面倒的趨勢，不知道是不是地緣接近或是小說方便授權，日本推理小說占總小說數量的68.4%，歐美推理小說卻僅只有11.4%（華文推理小說為20.2%）。²⁶ 如果細部來看歐美推理小說與日本推理小說的數量變異，這種不均衡有逐步增強的趨勢，創刊時期或許不到一半一半，但起碼二比一也是有的，而這種改變畫成圖表大致如下（圖2）：²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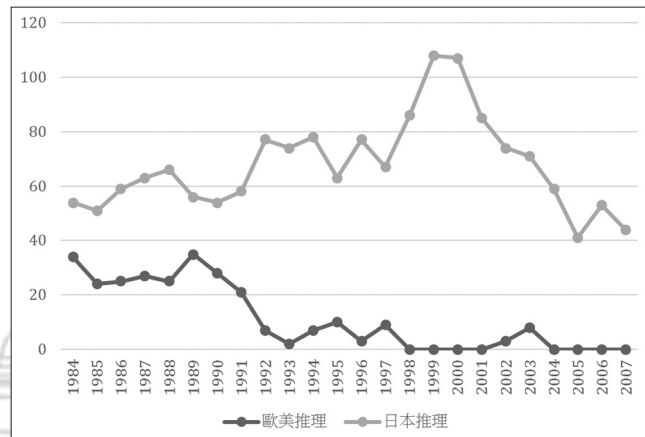


圖2 歐美與日本推理小說篇數比較

歐美短篇的數量從一開始的三十多篇（最高點為1989年的35篇），一路萎縮到後來的個位數字盤旋，在1998年歸零，此後也只有2002、2003年能看到3篇與8篇的歐美推理小說。而造成這個落差的關鍵時間應該就是在1992年從前一年的21篇驟降至7篇。對照起新聞事件，或許可以猜想到，歐美推理小說翻

25 《推理》翻成宮部美雪，由於台灣正式取得單行本版權後稱之為宮部美幸，因此論文中也以宮部美幸作為稱呼。

26 除了日本與歐美外，第25期（1986.11）還有刊載過韓國推理作家鄭建燮的作品，但數量過少，故不特別列一類，也不併入日本作品處理。

27 《推理》於1984年11月出創刊號，故在年代標示上，1984即意為「1984.11-1985.10」的這段期間的意思。而同時由於最後一年度只有出到六期，不滿一年之數，因此在本論文中予以加權處理，一律將該年數字乘以二。以下圖表均同。

譯的停止，應該跟「六一二大限」有關——當時在美國三〇一條款的強力要求下，台灣的著作權法立案通過，並附帶條款，聲明盜版圖書不得在1994年6月12日後販賣發行，習稱「六一二大限」。如果我們細細檢視，從1994年中開始，《推理》刊出的歐美短篇都是作者逝世超過五十年的小說，也就是說，編輯部開始刊登經典但沒有版權壓力的歐美小說，如G·K·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 1874-1936）、奧斯丁·傅里曼（Austin Freeman, 1862-1943）、M·D·波斯特（Melville Davisson Post, 1869-1930）、柯南·道爾（1859-1930）、E·布拉瑪（Ernest Bramah, 1868-1942）等。到後來，不知是否覺得麻煩，連找尋符合此條件的小說都沒有，也就讓歐美小說有一搭沒一搭的消失了。相較於歐美推理小說，日本推理小說固然在數量上是多的，但在作者與小說挑選上似乎也呈現疲態，可能因為授權或是出版社的選文策略，小說作者的重複度極高，像西村京太郎就從第117期（1994.07）開始，在70期內出現了36次，超過一半的比例，另外還在198、213、217、226、231、235、239、243、246、251期分別展開連載，不間斷的連續刊登西村京太郎的中、長篇小說直到254期，總計來說，合計282期中總共出現了144次他的小說或文章，堪稱《推理》上作家露面次數第一名，遠遠勝過夏樹靜子（77次）、森村誠一（58次）、山村美紗（43次）、土屋隆夫（33次）、松本清張（30次）、東野圭吾（29次），但這麼多作家有著這麼多的出場次數，無形中也在說明《推理》對於日本選文的確是有點力不從心。

關於華文推理，²⁸ 林佛兒真如他所說的，很努力在鼓勵華文創作，也積極的向文學界朋友邀稿，誠如鍾肇政在《一朵桔梗花》序文中自道：「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染手日本推理小說翻譯的文集。……林佛兒兄在創辦《推理》雜誌之初，就交來原著影本，除了要我幫他翻譯之外，還慫恿我試寫推理小說的創作。」儘管後來的結論是「別人做得到，我就是做不到。」²⁹ 但的確有些文友不但答應了，而且也寫出來交給林佛兒放到《推理》上。像鄭清文〈死

28 雖然林佛兒的說法是要提振本土推理，實際上投稿者卻是有馬來西亞、香港等地的作者，因此稱之為「華文推理」。

29 鍾肇政，〈一朵桔梗花·序〉，連城三紀彥，〈一朵桔梗花〉（台北：林白出版社，1985.12），頁3。

角〉（創刊號）、司馬中原〈打串兒胡的〉（第2期）、袁瓊瓊〈家劫〉（第3期）、溫瑞安〈殺人的主動〉（第6期）等。但有的不知道是不是誤會了推理小說，或者是本來就有現成的稿件，多投一處是一處，倪匡的科幻小說《異寶》（第1-6期）、《巨龍》（第7-13期）都在《推理》上連載過，連他寫的「香港鬼故事」系列也算在內，〈遇鬼〉（第20期）、〈扮鬼〉（第21期）、〈色鬼〉（第22期）、〈鬼節〉（第23期）分別都上了檯面。

不過獨靠文友們不足以撐天下，《推理》一直以來都有蠻穩定的華文投稿數目，再加上林佛兒連辦了四屆的「林佛兒推理小說創作獎」，³⁰無形中開拓了不少新的推理作家。看林佛兒在〈當代台灣推理小說之發展〉一文後介紹了七個作家：林佛兒、林崇漢、杜文靖、思婷、陳查禮、余心樂，便可看出《推理》的確是有不少基本作家，而根據胡柏源整理的結果，發現曾在《推理》刊載推理小說的華文作者合計126位（胡柏源自己就在《推理》上刊登了75篇小說，堪稱《推理》作家之冠）。³¹從中我們也能發現許多日後仍積極投入推理小說創作、甚至出書的當代推理作家如藍霄、既晴、冷言、林斯諺、陳嘉振等。³²如果將歷年的推理小說依類別比例繪製成圖表，也有著看出相當值得玩味的現象（見圖3）：

30 從1988年開始，每年辦一屆，連辦四屆，後因「得獎者重複太多而停辦」。林佛兒，〈林佛兒小傳〉，洪婉瑜著，《推理小說研究——兼論林佛兒推理小說》，頁299。

31 此處需要補充一下，胡柏源的計算方式是以「『台灣作家』所寫的『推理小說』為主」，因此如倪匡（香港）與溫瑞安、方娥真（馬來西亞）寫的小說便不在計算之內，而思婷不是台灣人也被計算進去，有可能是因為當時《推理》並不會特別介紹作者，因此在不確定的狀態下，便預設為台灣人的關係。如果加上倪匡與方娥真，《推理》上應該有128位華文推理作家刊登過小說。胡柏源，〈《推理》上的本土作家名單及作品〉，2008.05.25（來源：http://www.share543.com/html/articles/sunny/list_of_writers.html，檢索日期：2011.10.05）。

32 上述作家的《推理》出道作與日後出版著作清單如下：

作者	《推理》出道作	第一本出版著作
藍霄	〈屠刀〉第14期（1985.12）	《錯置體》（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2004.08）
既晴	〈考前計畫〉第128期（1995.06）	《請把門鎖好》（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2.02）
冷言	〈偷臉〉第188期（2000.06）	《風吹來的屍體》（台北：明日工作室，2006.04）
林斯諺	〈判決〉第217期（2002.11）	《尼羅河魅影之謎》（台北：小知堂文化事業公司，2005.03）
陳嘉振	於第255期（2006.01）開始連載〈布袋戲殺人事件〉	《布袋戲殺人事件》（台北：小知堂文化事業公司，2006.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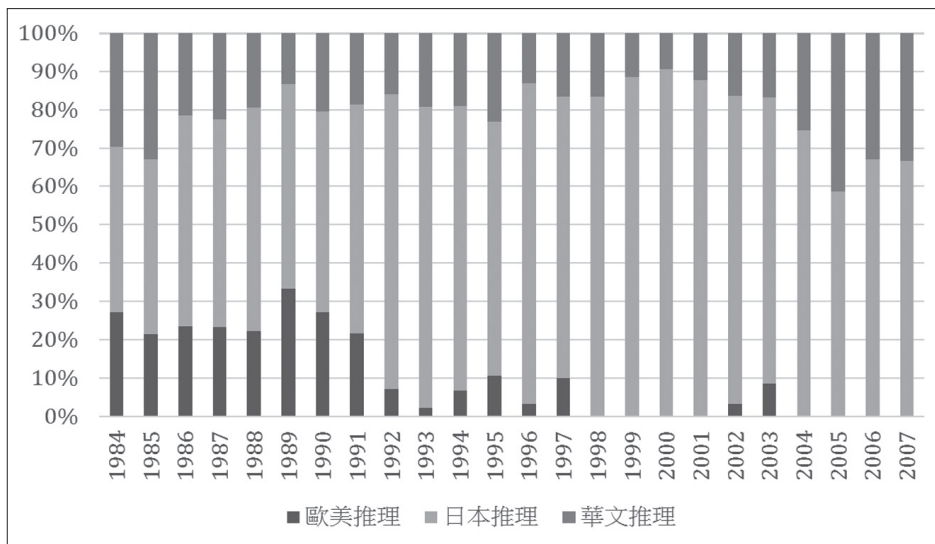


圖3 華文、日本、歐美推理小說堆疊比例圖

儘管日本不斷併吞掉歐美作品的空間與篇幅，但是華文作品始終維持著一定的比例，每期至少都會有個一兩篇的數量。就結果論，《推理》的休刊或許代表林佛兒提倡台灣人閱讀推理小說的目的沒有藉這本雜誌完成，但在發掘作者以及提供他們發表的園地、為現在的台灣推理小說發展建立一個開拓的基礎這件事上，他跟《推理》絕對是不可能被忽視的一個重要存在。

(二) 推理相關文章

雖然《推理》以小說創作為主，但其實有些讀者更在意的是「資訊類」的文章，他們想要知道當下最紅的歐美、日本推理小說作家有哪些，他們想知道推理小說的沿革與流派，他們想要了解看一篇推理小說有哪些方法。因應這些需求，《推理》除了小說外，有著大量的介紹性文字，除了不定期刊載的書評稿件外、推理雜談外，還邀集了許多專家設立了許多專欄，提供給讀者豐富的推理面向。其中如日本已經休刊的推理雜誌《幻影城》主編傅博的「傅博專欄」，提供的資訊新穎，而且作者與日本推理界有著一定的淵源，文章讀來也有親歷現場之感；景翔的「推理小說大家看」則介紹當月份所有市面上的推理小說，著者論點清楚，當時成為許多人按文找書的標準指南；編輯部所策劃的「小小推理教室」，簡介推理小說的分類、流派，讓讀者看到推理小說世界的

丰姿多采，除此之外，還有余心樂的「推理（偵探）文學面面觀」跟黃鈞浩先生的作者、流派介紹。《推理》也不只專注於小說，也有類似「錄影帶推理劇選介」這種多面向的介紹。偶爾也會從日本的推理小說家或是推理評論家的相關文章中選譯，試圖提供給讀者除了小說之外的知性文章。

推理雜文外，跟推理小說出版相關的軟性資訊也是《推理》會注意的部分，因此經常不定期的針對日本或歐美（多半偏日本）的推理小說獎項、作家資訊（過世或得大獎）、所得稅排行榜進行報導。但這都不算常態，大概三、四期才會出現個一次。同時為了增加閱讀的活潑性，《推理》內也收有大量的推理遊戲、四格漫畫，推理遊戲均譯自國外行之有年的「三分鐘推理」系列，編者並細心的將解答與謎題分開，分置兩處，如此方便讀者動腦思索破解謎題。四格漫畫則走輕鬆路線，並不強求與推理有關，但中間有段時間有蔡志忠先生的「光頭神探」系列，相當有趣還符合題旨。這些推理相關文章歷年來有這樣的發展趨勢（見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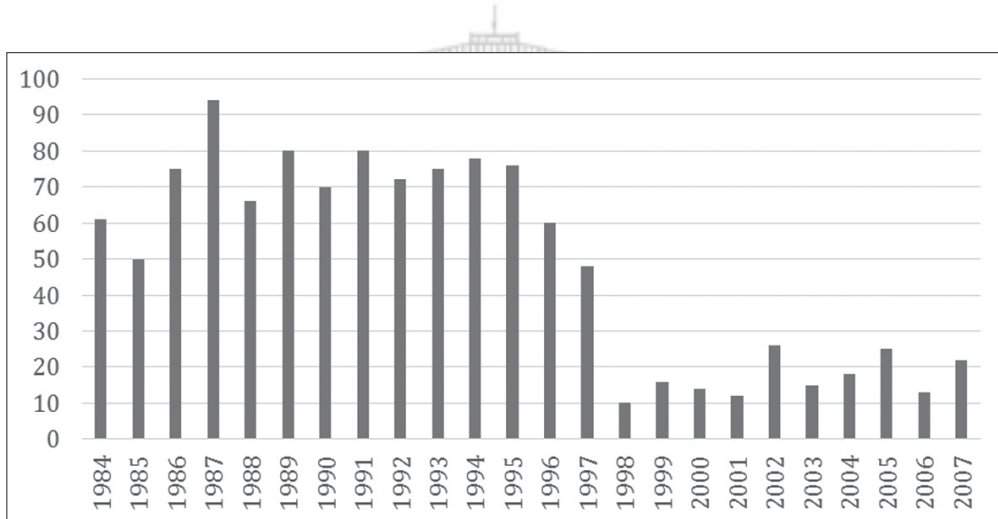


圖4 推理相關文章歷年篇數

除了一開始還沒建立一定的編輯機制與文稿來源，因此篇數偏少之外，1986開始一路到1996年，基本上都維持在60篇以上，1997年仍有48篇之多，但到了1998年卻迅速變少到10篇的數目，讓人不禁好奇起發生了什麼事。如果我們進一步把推理相關文章區分為由名家、讀者撰寫的「推理雜文」類與編輯部主導

的「推理相關」類（包括推理謎題、資訊等等），還可以看出另外一種趨勢（見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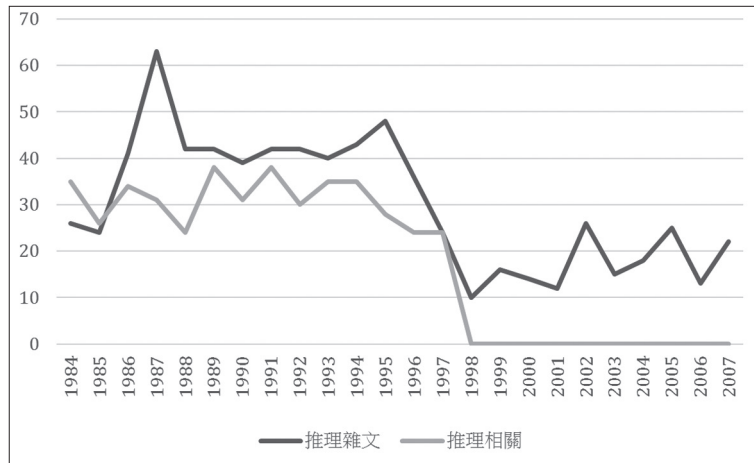


圖5 推理相關文章分類分析

這兩條曲線圖顯示，雖然在1998年的專欄萎縮程度是一樣的，但由編輯部主導的「推理相關」文章幾乎到探底的程度，前面提到的歐美推理小說也就是在同一年全面棄守。對照《推理》的版權頁，1998年11月（第169期）的時候，主編從之前擔任該職位九年多的呂秋惠再度變成林佛兒；從出版社地址看來，《推理》在1998年以前幾乎都與林白出版社的住址相同，偶有跳號想來也是鄰居關係，1999年以後，編輯部搬到台南，台北徒留發行部；林白出版社的發行人名稱也改變了，從林佛兒改為其女林竺霓。由這幾點可知，《推理》的內部有著劇烈的變化。據新聞報導，林佛兒前妻張貴美受訪時表示，「民國七十九年他們協議離婚，林佛兒並將名下的林白、狗屋、果樹等三家出版社經營與所有權給她和大女兒」。³³不過根據林佛兒在《推理》休刊號的講法，當初的離婚協議並未包含將林白出版社轉給林竺霓，那是他的前妻張貴美「侵占」得來的。³⁴不管真相如何，如果從編輯跟譯者名單交叉比對之後，離開了林白，《推理》的編輯只剩寥寥數人，加上2005年後林佛兒被委託主編了《鹽分地帶

33 施沛琳，〈前妻：他告女兒就是要錢〉，《聯合報》，2002.05.17，9版。

34 林佛兒，〈謝幕與稟告〉，《推理》282期（2008.04），頁8。

文學》這本雙月刊雜誌，³⁵能投注於《推理》上的心力更是被分去了不少，於是只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營運了吧。

（三）其他文章

因為林佛兒在文壇上的關係（過去是出版社發行人，如今也在台南文學界享有一席之地），《推理》上也有許多與推理無關的專欄或文章，如雷驤的「作家之旅」、「斷想集」與「Pocket Watch」，前者介紹當代名作家，後兩者類似他的圖文書，有簡單速寫與一段短文；「台灣的藝術家」系列，由不同人撰文，介紹台灣當代的著名藝術家。到了後期，還有所謂的「卷首詩」系列——在目錄前有段詩句襯上照片，如李魁賢、林梵、利玉芳、李敏勇等；「慾望詩城」系列——詩人莫非會用一張照片搭配一首短詩呈現；其他還有粟耘的「粟耘是云」、李欽賢的「台灣城市記憶」等專欄，族繁不及備載。

不過這種文章到了後期由於《推理》在推理小說的品質下滑與推理相關文章數量大幅度減少的變化下，其數量的逆勢上漲顯得格外引人注目，甚至有喧賓奪主之感（見圖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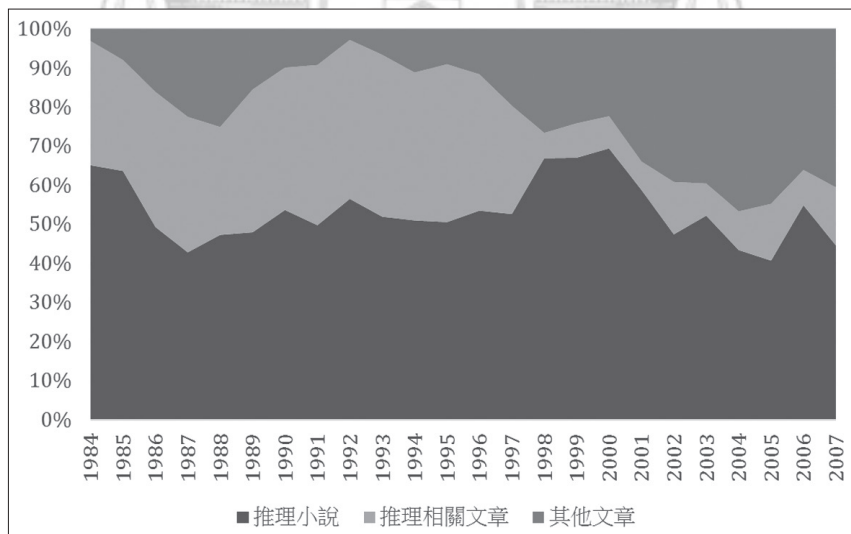


圖6 推理小說、推理相關文章與其他文章堆疊百分比示意圖

35 〈《鹽分地帶文學》創刊〉，《中國時報》，2005.11.23，E7版。

幸好《推理》基本上還是以小說為主，不然很有可能整本雜誌需要轉型了，除了推理小說跟編輯室報告以外，滿滿都是文藝作品。但就算這些「其他文章」多與推理小說無關，就某個角度上而言仍屬「文藝雜誌」可以容許的範圍，頂多將其視為《推理》欲從「專業大眾文藝雜誌」轉型成「綜合文藝雜誌」（因為多選純文學，所以可能也不大眾）而已。但在後期，卻發生了相當激烈的轉變，造成雜誌的路線發展呈現相當不穩定與令人疑惑的現象。

這個轉變一開始是從「主編記事」開始的，一直以來，《推理》的主編記事都以交代本期的風格與重要的專欄或專題介紹、或是像呂秋惠以分享生活的點滴與感想為主，但自第172期（1999.02）開始，主編記事有了重大的變化，林佛兒開始利用主編記事發抒他自己的政治主張、理念，³⁶這邊所謂的抒發並不是簡單的提到自己支持誰等的句子，而是更為激動、活像是替人助選的口氣，以第281期為例，文章開頭以當年林白出版社出版《無花果》遭到打壓為開頭遙想二二八事件，但到了中段，則文風轉為如下：

變變變，騙騙騙！是馬英九抹不去的標籤，也印證了他一生自恃「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有所堅持的謊言。最近傳出的可考者，他被網友指出，當年在成功嶺受訓，他只是持槍受閱者，並非學生代表，致詞者另有其人。這個見諸當年聯合報刊載，從那個時候起，馬英九就為掠名而說謊。³⁷

然後洋洋灑灑列出數條馬英九「沽名釣譽」、「欺騙世人」的罪狀，然後在結尾處做出如下的結論：

台灣人，台灣人啊，你知道你一票立委選錯人，國會已成了一個巨大的

36 自第260期（2006.06）起，《推理》的「總編輯手記」專欄改為由一個叫「蘇格拉台」的人撰寫，但由行文語氣與內容應該可以推斷為林佛兒本人。另外，根據推理作家呂仁親口詢問當事人的結果，林佛兒業已承認他就是蘇格拉台。呂仁，〈《推理》的創刊號與休刊號〉，2008.05.30（來源：<http://lueren.pixnet.net/blog/post/18199211>，檢索日期：2011.09.30）。

37 蘇格拉台，〈變變變，騙騙騙〉，《推理》281期（2008.03），頁6。

怪獸院，無人可以阻擋他們生剝活吃。如果總統這一票，再選錯了，你就是中國人了，對得起當年棄中國渡過險峻黑水溝，來台灣尋找新天地的祖先嗎？台灣人，台灣人啊！³⁸

而在第188期（2000.06）《推理》轉載當時總統陳水扁的宣誓就職演說全文〈台灣站起來——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時代〉，當時本以為只是一個類似特刊的存在，但自218期起變成常態，幾乎每期都會固定轉載類似的政論、政治批評，如〈馬英九，你是撒謊者〉、〈中國認同者的奇怪偏見〉（第218期，2002.12）、〈「政治論述」與「政治口水」〉、〈國家意識沒有中間路線〉（第222期，2003.04）等，如此以每期二至三篇的（最高到達251期的五篇）比例在選刊，到了第267期之後才消失。

觀察這23年半的《推理》，時代就這麼在這本雜誌上留下印記，從六一二大限對於版權的保護與限制、到雜誌內部的紛紛擾擾、與政權輪替帶來的焦慮感，都以不同的形式被保存在《推理》之中，我們從中也能意識到，沒有一本雜誌是全然真空的單純存在於編者與讀者之間，還有許多繁複的外在因素會影響、改變與折衝出一本文藝雜誌的方向。

四、場域的誕生：《推理》如何建構推理界

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曾經用「場域」（field）這個概念來分析權力與象徵資本如何交換，並沿用這個思考去分析文學如何自我構成一個獨立的場域，並且有著獨特的資本交換邏輯。對他而言，「關係」比起「美學判準」有著更為重要的位置，因此他將文學視為一種幻象，是一群人願意遵從場域內的遊戲規則而共同參與的一場遊戲。文學場域內還允許次場的存在，次場的遊戲規則可能會遵從文學場域，也有可能藉著拒絕文學場域的遊戲規則而確立自身。³⁹ 如果用這個觀點思考推理小說如何在台灣文壇（作為一種場域）內建立

38 同註37，頁6。

39 Pierre Bourdieu（皮耶·布赫迪厄）著，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6.07），頁335-353。

自己獨特的次場——也就是所謂的「推理界」，那麼《推理》就變成這個文類內部最為重要的「機構」，圍繞著這個機構，除了創作者外，還有營造出這種幻想的一系列中介者，進而將此場域打造成一種信仰。⁴⁰《推理》如何展現他的專業性，引薦關於這個文類的遊戲規則進入台灣，便成為本節的觀察重點。

《推理》的專業路線除了上一節所述「推理相關文章」的量化表現外，也可以從編輯部在雜誌上扮演的角色來切入觀察。《推理》在第四年除了前述的推理相關文章變多之外，還進行了一個企劃特輯，成為之後的一大特色。這個企劃是從第44期（1988.06）開始，每期都會選擇一個主題，像「安樂椅子偵探」（第44期，1988.06）、「倒敘推理」（第55期，1989.05）、「校園偵探」（第143期，1996.09）或是「密室推理」（第147期，1997.01）之類的，並且會佐以一篇專文介紹與數篇與該專題有關的推理小說（通常是2-4篇），以第47期（1988.09）為例，當期主題是「幽默推理」，專文有黃鈞浩撰寫的〈淺談幽默推理〉，小說則有山村正夫〈失落的不在場證明〉與赤川次郎〈三毛貓的溫泉旅行〉，如此小說與理論相對照，有助於讀者了解推理這個文類，當時也的確獲得不錯的迴響。因此《推理》再接再厲，從第51期（1989.01）推出「每月一星」專題，仿造之前的特輯概念，每期雜誌介紹一個作者並刊載其小說2-3篇，有時還會與特輯一起推出。這讓《推理》的編輯部透過資訊的傳遞與知識的介紹，來為尚稱稚嫩的推理文學場域建造一個基本的雛形，編輯部從被動的隱身於小說後，轉而主動地去介入小說的呈現形式，提供給當時的雜誌讀者一個重要的類型前提，也就是他們所看的每一篇推理小說，都是鑲嵌於一個更大的推理小說史／知識體系之上。於是一個在國外已經成形的文學次場，便被縮寫到台灣的雜誌上來了。只是或許收集資料困難，「每月一星」在第68期（1990.06）以後就看不到蹤跡。而前述的「企劃特輯」，或許也因為走到瓶頸，開始出現一些與推理專業無關，而純以「創意」、「概念」為主的特輯，例如第156期（1997.10）的「花非花特輯」，就是取篇名內有花的推理小說，出版社之疲態可見一斑。

40 同註39，頁356-357。

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編輯部與華文推理作者的身上，自第83期（1991.09）起，只要是華文推理作品，就會得到黃鈞浩的短評，⁴¹ 做為《推理》的代表評論家，黃鈞浩往往會為作者找一個推理史的定位，並以一個評論者的位置給予適當的批評，例如針對蔡一靜〈死者的畫像〉（第100期，1993.02），黃鈞浩便給了這樣的標題：「欣見女性昆恩登場」，便清楚地將這篇小說定位為「本格推理」，同時也點出了小說的偵探與作者同名這個特色。⁴² 在這篇短評中，除了清楚的稱讚了「標題獨到」、「文字簡練」、「人物塑造清晰」這三個優點外，還對小說不足之處做出了指教：

需要繼續加強之處則有：①形容人物外表狀況與心理情緒的詞句要有區別，以免破壞敘事觀點的一致性與明確性。②「我」想到什麼，最好立刻寫出，以增強公平性。⁴³

其中提及的「敘事觀點」與「公平性」指的是作者應該要把偵探能看到的東西或是獲得的資訊全然展現在讀者眼前，並且要謹守客觀的視角，這樣讀者才能以同樣的條件得到最後的解答。這完全是本格推理小說特有的類型規則，如果離開了這個類型範疇，黃鈞浩的批評就無法成立，評論者與作者在《推理》這個平台上展開了對話與連結，並反過來建構了讀者對《推理》的信賴感。這個針對投稿的華文作品的評論專欄，後來在第141期（1996.07）轉為另一位也是《推理》的代表評論家景翔負責：

作者多次在小說中提出自己可能有的漏洞，再加以曲意辯解，是一種「堵嘴」的手法，而且也增加了反覆辯論推理的趣味……推理小說的「骨架」好之外，作者如何去添加血肉的寫作技巧，的確也是非常能影

41 這企劃主要是針對新人作者，例如葉桑由於已經在《推理》上刊載過多篇小說，也出了單行本，就不會有評論者予以短評。

42 標題的昆恩指的是艾勒里·昆恩，做為美國推理小說的代表，他開創了一個設定，也就是偵探跟作者同名，作者叫艾勒里·昆恩，小說中的偵探也叫艾勒里·昆恩。蔡一靜的小說則是作者、小說內敘事者與偵探都是同一個人，可見受到昆恩的影響。

43 黃鈞浩，〈欣見女性昆恩登場〉，《推理》100期（1993.02），頁224。

響整體成績的啊！⁴⁴

無論是黃鈞浩或是景翔，所採取的批評視角都並非是純文學常見的觀點，而是貼合推理這個類型的邏輯與美學標準，這樣的態度就好像在把布迪厄所說的「遊戲規則」介紹進來一樣。

由於研究者無法確切知道《推理》的每期銷量，因此無法在量化上判斷這種專業的中介是否有讓讀者接收到，進而表現在銷售成績上，但因為《推理》在創刊初期偶爾會刊登讀者來函，並在第47期正式讓讀者園地成為固定欄目，因此我們也看到讀者對《推理》的內容做出反應。例如「企劃特輯」就會引來許多讀者予以回饋，正面的如「56期的《音樂推理特輯》，讓我有新的看法，所選的三篇都很好」、⁴⁵「『海洋推理特輯』比一月份好很多，至少可謂『名符其實』，兩篇都有很好的詭計」，⁴⁶負面的有像「特輯不一定每期都推出，因為為了符合專題，而勉強充數，太浪費《推理雜誌》的篇幅」。⁴⁷尤有甚者，《推理》的讀者還會加入中介者的行列，顯示「比編輯部更專業」的形象，因此會採取鞭策或建議的態度，例如就推理小說的「推理」定義上，就會看到讀者的這種心聲：

雖然每一本雜誌為了迎合各類型讀者，都會作多元化的嘗試，但既然名為《推理雜誌》，就應該是以推理為主。因此，期盼以後若有像冒險啦、科幻等類型的作品，能在內文前加以註明，以供選擇。也可避免被批評（好像常在讀者園地上看到）為「根本不是推理嘛」！⁴⁸

而本來是讀者，後來成為編輯顧問的黃鈞浩也有類似的聲音：

44 景翔，〈除了密室詭局之外〉，《推理》143期（1996.09），頁261。

45 李明玉，〈讀者園地〉，《推理》57期（1989.07），頁9。

46 陳銘清，〈讀者園地〉，《推理》53期（1989.03），頁9。

47 蔡莉娟，〈讀者園地〉，《推理》52期（1989.02），頁9。

48 吳玉慧，〈讀者園地〉，《推理》56期（1989.06），頁9。

考慮在目錄或篇名頁上，將作品略加分類，依其性質標明，以免造成讀者「期待的落空」而大失所望。例如，水谷準的《某次決鬥》原本即為犯罪小說（不得考慮是否惡有惡報），因未註明，造成讀者陳銘清先生為文批判說是「劣作」，實乃冤枉。⁴⁹

由此可見，《推理》儘管強調著自己的專業性，但讀者其實對他們有著更強烈的要求，這也讓兩者呈現一種良好的互動：

152期《推理》上林滢先生所著〈「偵探小說迷」倫敦朝聖（下）〉一文中，介紹了許多推理趣聞，引人入勝。然而其中提到克麗絲蒂第一部偵探小說時，林先生將書名譯為《神秘的時裝事件》，此一譯名，恐有望文生義之誤。按原著書名為《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其中Styles一詞，指的是一處地名，依作者於書中描述，此地位於英國Exxes郡，而書中偵探白羅恰避難於此，因緣際會地解決了當地一富孀遭毒殺案。全書內容與「時裝」並無關係，Styles非Style之複數，還望作者與諸編明察。⁵⁰

無論稱讚還是批評，《推理》都抱持著一個正面的態度盡量收錄，達到真實傳遞讀者心聲的訴求。從中一個良性的場域運作規則正在建立起來，中介者透過《推理》傳遞的文類型態，的確被讀者（信仰者）所接受並肯認自己的位置，雖然還很小眾，但「推理界」的確已經成為了一個得以被稱為次場域的存在。

只是到了後期，這種專業中介與讀者的良好互動關係被單方面的打破，如同上一節提到《推理》與林白出版社分家造成推理相關文章與小說刊載的數量變化，「企劃特輯」與「華文推理小說短評」也在同時結束了。這種現象很容

49 黃鈞浩，〈五年回顧與建言〉，《推理》61期（1989.11），頁16-17。

50 伍裕華，〈讀者園地〉，《推理》156期（1997.10），頁6。

易被讀者意識到，例如當時台灣最大的推理小說讀者討論區「推理擂台」⁵¹上多有被人抱怨：

或許大家都不大看推理雜誌了 我自己也是有點意興闌珊……「推理雜誌再怎麼不濟，總會有一兩篇在撐場面」是我近來對於推理雜誌的閱讀態度……⁵²

一個拿讀者開玩笑的出版社不會生存下去的。林先生這樣子胡搞，不管讀者的感覺，推理就沒有將來啦⁵³

值得注意的是，《推理》其實是有意識到讀者對他們的不滿，但編輯部林佛兒完全不打算聽取讀者的意見，在172-176期、182-188期、196期乃至於200期以後直接關閉讀者園地，還公布作家來信以反擊讀者對他公器私用宣傳單方面政黨消息的不滿。⁵⁴

與《推理》的專業性退縮成對比的，則是台灣推理小說市場的蓬勃發展，自2005年開始，推理小說的年度出版量正式跨過了百種大關，從2004年的98本狂飆到2005年的179本，足足成長了82.7%，之後每年也起碼都有兩百種以上的推理小說（詳見圖7）：

51 這是遠流出版社為了配合他們的推理小說出版計畫「謀殺專門店」在1998年開設的網路討論區，可以說匯集了大量的推理作家與讀者，例如下面引的第一篇留言的作者就是推理作家藍霄，只是以網名發表意見。不過後來由於個人部落格興起、推理出版成為常態等原因，使用人數明顯下降，遠流出版社於2013年網站改版時將討論區關閉，現已無法檢閱。

52 blue.神津恭介，〈推理177期〉，「推理擂台」1999.08.21（來源：<http://www.ylib.com/class/topic3/show1.asp?object=stage&no=4182>，檢索日期：2011.09.29）。

53 chenchen，〈Re:Re:《推理》〉，「推理擂台」，2001.09.29（來源：<http://www.ylib.com/class/topic3/show2.asp?No=88196&Object=stage&TopNo=34826>，檢索日期：2011.09.29）。

54 林斯諺於229期（2003.11）登出的作者來函雖然有他對於創作的態度，但是他最後一段提及「雖然我對政治的研究很粗淺，但對於您的總編輯手記與特別轉載文章都會特別過目留意。我知道有些人因為這些政治文章而放棄《推理》，但我是支持的，如果能因這些文章影響更多的人，正視台灣未來，那絕對值得。台灣就是台灣，我們應該要守衛自己的土地」，而這顯然是林佛兒在關閉讀者園地許久後特別刊載此篇信件的原因。林斯諺，〈給林佛兒先生的一封信〉，《推理》229期（2003.11），頁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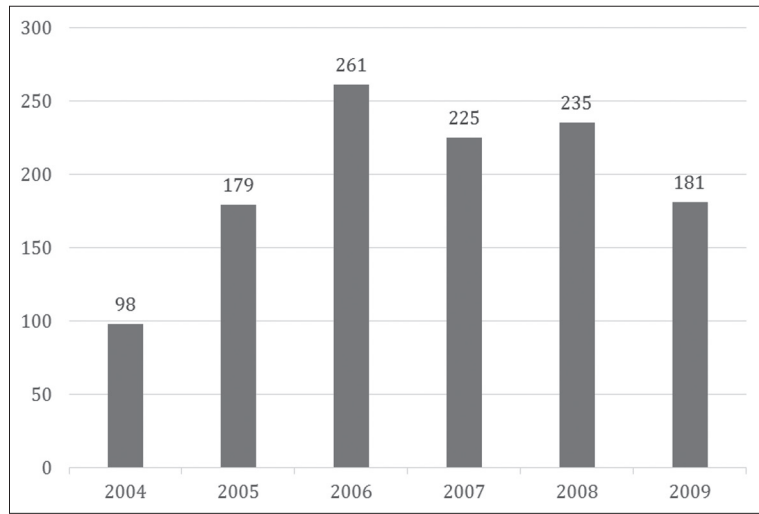


圖7 台灣推理小說出版數量長條圖（2004-2009）

換言之，推理小說的出版在台灣正是狂飆之際，事實上，到了21世紀，不但不如《推理》的積弱不振，推理小說其實正是如日中天，有著一定賣量的類型文學大家。⁵⁵ 那究竟為什麼《推理》在這一片理論上應該是大好榮景的時刻，卻喪失了自己的市場呢？

布赫迪厄認為，「佔位的空間若是發生了根本轉變（如歷次文學或藝術革命），那一定是因為，構成位置空間的力量關係發生了轉變，之所以有可能發生這些轉變，是因為某一派生產者的顛覆意圖，恰好契合了某一派（包括內部以及外部）受眾的期待」。⁵⁶ 《推理》原本靠著與林白出版社的結盟得到推理出版場域的中心位置，這種雜誌與出版分進合擊的策略向來是個好方法，平鑫濤最早在擔任聯合報副刊編輯時，也是運用這種「辦雜誌」跟「掌副刊」雙線並行的手法，「作品先在報紙發表便有如刊登廣告，然後由『皇冠』出版成書，銷路自然加倍」，⁵⁷ 但是原本之所以這樣有助於掌握中心位置，其實是因為資訊來源單一化的結果。而在1997年遠流出版社推出「謀殺專門店」與1998年初有著專業推理書系的臉譜出版社成立，原本由《推理》獨佔的推理小說與

55 金儒農，〈喧囂以前——台灣推理小說出版概況〉，《文訊》269期（2008.03），頁67。

56 皮耶·布赫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頁363。

57 應鳳凰，〈散播萬紫千紅：從四個類型看臺灣文藝雜誌發展歷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5期，頁50。

推理資訊提供瞬間被人瓜分，讓自己的位置極不穩固。進入21世紀，推理小說的出版更成為一種「即時性」的風景，可能前兩年甚至當年才在原生國出版的小說，馬上就能在台灣看到中譯本，而出版社也都會在小說前後附上導讀或解說，以介紹或告知讀者關於這本小說需要注意的知識，這也取代了《推理》原本能提供的專業部分。

於是原來的《推理》就與這些新生的出版勢力搶奪著「推理界」的中心位置，讀者比較之下，則會意識到《推理》的品味仍舊停留在上一代，以日本推理為例，自1987年綾辻行人的作品被稱為「新本格」流派開始，九〇年代的日本推理小說便進入了一個不同於過去的時代，但《推理》對於新本格基本上不但沒有介紹的文章，連綾辻行人也只刊載過兩篇小說。除了版權上的限制外，⁵⁸ 林佛兒一直以來對推理小說的喜好，其實並非是強調謎團與解謎的本格推理小說，而是強調社會性、主張寫實價值的社會派推理小說，這個喜好不只表現在他的作品中，甚至影響了《推理》上刊載的華文推理作品的特色，⁵⁹ 而當後期由他完全主導雜誌的選文時，更可能受他自身的喜好，而對引進的作品有所取捨。無論如何，就結果論，讀者所看到的推理界，便是一個代表昔日品味的《推理》與有著新時代眼光的「出版社」的對比，無論是小說或是知識，《推理》原本據以占據中心位置的符號資本全數為人所奪走，加上編輯並未思考自身位置的轉移以適應市場現狀，造成了推理的不得不離開出版市場。

五、結論

解嚴後，台灣的書籍與雜誌出版由《戒嚴法》回歸《出版法》，不但採事後備審，而且限制刊載的條目也相當清晰而有限，這讓台灣的出版品與雜誌瞬時蓬勃發展。特別是雜誌，台灣就像要補戒嚴期間無法去上的課一樣，有多

58 基本上六一二大限後，除了當時林白有特別出版單行本的作家，《推理》可能都沒有特別費心去取得版權，因此他們刊載的新一代作品多半屬於台灣沒有代理版權的作家，例如折原一於209期（2002.03）至213期（2002.07）所刊載的小說其實是收錄在《五つの棺》（日本東京：東京創元社，1988.05）這一連作短篇集的五篇短篇小說，這本短篇集在日本並未連載，但《推理》將標題原本有的「一つの棺」、「二つの棺」全部拿掉了，恐怕並未受到官方授權。綾辻行人自1988年便被皇冠出版社引進台灣，因此能在雜誌上刊載的機會少之又少。

59 洪敘銘，〈從「在地」到「台灣」：「本格復興」前台灣推理小說的地方想像與建構〉（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5.11），頁113-132。

少雜誌，我們就有多少扇窗，根據1988年的數據，小小的台灣就有3922家雜誌社。⁶⁰ 這種環境下，《推理》的誕生的確很有那個時代的風貌，在接軌國際的同時，也培養本土人才，為台灣如今的推理小說發展打了個相當不錯的地基，這也就是本論文試圖回頭爬梳並分析《推理》的發展趨勢的原因。

藉由簡單的量化分析得知，《推理》以刊載國外推理小說為主，但也留有一定的篇幅供華文推理之用，許多台灣的推理作家都是這本雜誌召喚出來的。同時雜誌也刊載了大量的國外推理資訊與關於推理小說的知識性文章，這有效的賦予雜誌專業的形象。如果細究時間軸，會發現雜誌先遭遇了六二二大限的外患，再歷經家庭內部事務的紛爭導致與林白出版社分家，前者限制了《推理》得以刊載的小說選擇、後者讓原本可以互通有無的資源禁絕於外，這些都造成了《推理》的經營困難。同時主編在後期的分心以及將政治帶入《推理》中，也可能破壞了雜誌與讀者的默契，致使雜誌以休刊告終。

綜以上所述，《推理》的休刊固然或許是因為林佛兒在休刊號中所言，不堪長期虧損加上沒有林白出版社的盈餘補助才結束營業，⁶¹ 也有可能是他的政治取向太過明顯，在政論入侵雜誌之前，《推理》在北美約有兩百多本的銷量，⁶² 2007年10月時只剩一百本的數量。⁶³ 但更重要的或許是《推理》好不容易借助自己的存在與中介者的介紹，讓推理小說在台灣撐出一片次場域，但卻因為主事者的怠惰或忽略，而無法繼續維持這個正向的場域結構，於是只好讓位給在外虎視眈眈的挑戰者。《推理》既創造了一個時代，但卻又被一個時代所封存，這或許是這段時間的專業大眾文藝雜誌殊無二致的結局，只是《推理》撐得更久，而影響的人更多一點而已。

60 需要注意的是，這邊是登記為雜誌社的數量，但實際上則未必真的出了那麼多的雜誌。林淑芬，〈國家圖書館期刊資源的典藏利用暨「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5期（2007.09），頁10-11。

61 林佛兒，〈謝幕與稟告〉，《推理》282期，頁8。

62 這個數字來自陳溼州做的林佛兒演講紀錄，不過根據也有去聽演講的推理作家呂仁找了錄音檔出來聽之後，確認是六百多本，或許陳筆誤成兩百多本。

63 陳溼州紀錄，〈推理小說在台灣——解嚴二十年後的推理小說發展〉，《推理》281期（2008.03），頁57。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文訊雜誌社編，《2007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台灣現當代文學媒介研究》（台北：文訊雜誌社，2008.03）。
- 林黛嫻，《林黛嫻短篇小說選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11）。
- 林耀德、孟樊編，《流行天下：當代台灣通俗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01）。
- 洪婉瑜，《推理小說研究——兼論林佛兒推理小說》（台南：台南縣政府文化局，2007.01）。
- 洪敘銘，《從「在地」到「台灣」：「本格復興」前台灣推理小說的地方想像與建構》（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5.11）。
- 連城三紀彥，《一朵桔梗花》（台北：林白出版社，1985.12）。
- 陳國偉，《類型風景——戰後台灣大眾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1）。
-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G·K·卻斯特頓) 著，景翔譯，《布朗神父的智慧》（台北：小知堂文化事業公司，2004.01）。
- Howard Haycraft, *Murder for Pleasure: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Detective Story*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ub., 1984).
- Pierre Bourdieu (皮耶·布赫迪厄) 著，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6.07）。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方榕之，〈現階段文學雜誌的經營〉，《文訊》27期（1986.12），頁102-120。
- 伍裕華，〈讀者園地〉，《推理》156期（1997.10），頁6。
- 吳玉慧，〈讀者園地〉，《推理》56期（1989.06），頁9。
- 李明玉，〈讀者園地〉，《推理》57期（1989.07），頁9。
- 林佛兒，〈創刊的話——總是一份期待〉，《推理》創刊號（1984.11），頁12-14。
- ，〈謝幕與稟告〉，《推理》282期（2008.04），頁8-9。
- 林淑芬，〈國家圖書館期刊資源的典藏利用暨「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5期（2007.09），頁9-17。

林斯諺，〈給林佛兒先生的一封信〉，《推理》229期（2003.11），頁16-18。

金儒農，〈喧囂以前——台灣推理小說出版概況〉，《文訊》269期（2008.03），頁62-67。

陳國偉，〈本土推理·百年孤寂——台灣推理小說發展概論〉，《文訊》269期（2008.03），頁53-61。

陳銘清，〈讀者園地〉，《推理》53期（1989.03），頁9。

陳澄州紀錄，〈推理小說在台灣——解嚴二十年後的推理小說發展〉，《推理》281期（2008.03），頁34-72。

景翔，〈除了密室詭局之外〉，《推理》143期（1996.09），頁261。

黃鈞浩，〈五年回顧與建言〉，《推理》61期（1989.11），頁15-17。

——，〈欣見女性昆恩登場〉，《推理》100期（1993.02），頁224。

蔡莉娟，〈讀者園地〉，《推理》52期（1989.02），頁9。

應鳳凰，〈散播萬紫千紅：從四個類型看臺灣文藝雜誌發展歷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05期（2007.09），頁47-56。

蘇格拉台，〈變變變，騙騙騙〉，《推理》281期（2008.03），頁4-7。

（二）學位論文

傅吉毅，〈台灣科幻小說的文化考察（1968-2001）〉（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三、報紙文章

〈《鹽分地帶文學》創刊〉，《中國時報》，2005.11.23，E7版。

施沛琳，〈前妻：他告女兒就是要錢〉，《聯合報》，2002.05.17，9版。

四、電子媒體

曲辰，〈捉風的人——推理小說與偵探小說〉，獨步文化部落格「曲辰專欄」，2007.03.16（來源：<http://apexpress.blog66.fc2.com/blog-entry-138.html>，檢索日期：2011.09.29）。

呂仁，〈《推理》的創刊號與休刊號〉，2008.05.30（來源：<http://lueren.pixnet.net/>

blog/post/18199211，檢索日期：2011.09.30）。

胡柏源，〈《推理》上的本土作家名單及作品〉，2008.05.25（來源：http://www.share543.com/html/articles/sunny/list_of_writers.html，檢索日期：2011.10.05）。

blue.神津恭介，〈推理177期〉，「推理擂台」，1999.08.21（來源：<http://www.ylib.com/class/topic3/show1.asp?object=stage&no=4182>，檢索日期：2011.09.29）。

chenchen，〈Re:Re:《推理》〉，「推理擂台」，2001.09.29（來源：<http://www.ylib.com/class/topic3/show2.asp?No=88196&Object=stage&TopNo=34826>，檢索日期：2011.09.29）。

